

绪 论

两个多世纪之前，人类以工业革命为开端迈出了工业化的步伐。工业化的进程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变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汗牛充栋的著作对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本质、后果、历史影响、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作了深刻的探讨，但至今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和争议。人们在工业化的研究中特别重视英国的经验，因为它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进入当代以后，人们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但对法国这个较早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往往在将它归于工业化失败的典型之后，就较少作深入研究。事实上，作为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法国表现出和英国极大的不同，对于这种特殊性的再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工业化进程，更正确地揭示世界工业化道路的一般规律，也使我们选择具有本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时少走弯路，本文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对法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作一尝试性的研究。在研究即将开始之前，有必要对“工业化”的概念作一点分析，对人们探求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心路作一番历史性的回顾。

一 工业化理论的历史回顾： 从强调一般到重视特殊

“工业化”这个概念是和“工业革命”密不可分的，但又有一定的区别。最初人们将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社会替代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变化称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一词据说是由法国的阿多尔夫·布朗基（著名的革命家布朗基之兄）最先使用的，但西方著作中通常认为最早赋予该词以社会变迁意义的应推汤因比。19世纪80年代，汤因比最初将“工业革命”定性为以资本主义竞争替代中世纪陈旧行规，以后的经济史家们更强调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将它和工厂制联系在一起。

随着人们的研究逐渐深入，“工业革命”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指生产力方面的提高，如科学技术的运用、新动力的发明、机器的使用、运输手段的改进等等；也指生产关系的变化，如用工厂制代替手工工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发展、劳动分工进一步精细等，同时也指它所带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如投资比例的增加、工业利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还包括经济制度方面的变化，如自由贸易为原则的市场经济的确立、新的金融体制的建立等等；最后还有社会的变化，如新阶级的产生、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的大量出现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等等。

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突变性也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深刻的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种社会的变迁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费时漫长，对于这样一种渐进的过程，用“革命”一词来表现就显得不太合适。人们逐渐用“工业化”来替代“工业革命”这一概念。但在使用中，“工业化”和“工业革命”的概念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尽管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经济史学家在使用这两个词时不加区别。“工业化”和“工业革命”的共同之处是这两

个概念都表示人类社会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但“工业革命”过多地突出这种过渡的突变性，而“工业化”更强调它的渐进过程。“工业革命”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促，而一般认为工业化时间较长。所以，人们在区别使用时，往往把 19 世纪晚期 20 世纪初的技术进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译第二次产业革命，但在英语原文中与工业革命是同一词），将当今的科技新浪潮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①；而在习惯上将西方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至本世纪 50 年代的变化统称为工业化，也有人把工业革命称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关于“工业化”这个概念的表述多种多样，我觉得，法国经济史家让·布维埃引用的定义最为完整和正确，他认为工业化就是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扩大和前进的过程，它表现为三种形态：

1. 在工业生产内部，确立真正的现代工业（工厂生产）对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优势；
2. 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制造业和采掘工业（矿业）的发展超过其他经济部门，如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等（第三产业的勃兴是第三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内容）；
3. 工业的生产方式渗透到其他各个部门，比如农业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和专门化等^②。所以工业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和其他部门的产值，它同样表现为农业和其他部门采用工业的生产方式。强调这一点对法国工业化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对工业化的研究是从英国入手的。一般认为汤因比 1884 年发表的《英国工业革命讲座》（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参见《拉卢斯大百科词典》，巴黎 1974 年，《工业革命》条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工业革命》条目。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 页。

③ [11] 乔治·杜比主编：《1852 年至今的法国史》，巴黎 1987 年，第 15、16 页。

Revolution in England)是关于工业革命最早的专题研究著作。在本世纪初,法国历史学家保罗·芒图的专著《18世纪产业革命》(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Angleterre)问世,进一步拓宽了工业革命研究的领域。事实上,深入描绘工业革命的深刻变化和对工业革命进行理论思考的第一人应属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并试图揭示工业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机理,建立能够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论模式。其中关于原始资本积累是工业革命重要前提条件的思想,至今仍为研究工业革命史的专家们所重视,也成为争论的热点问题。此后研究工业革命的专家不胜枚举,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工业革命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们轻视一切理论化的倾向,只是埋头于个案的研究。1905年出版的芒图关于工业革命的经典之作,是建筑在马克思对工业革命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并没有希望从中概括出工业革命的普遍原理,因为在当时认为揭示普遍原理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同时,在经济学界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只沉湎于数学模型的图解之中,将现实和历史割裂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对工业化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对欧洲工业化道路的回溯再次成为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在新的理论解释中,要数本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史家罗斯托最为重要。他试图用经济成长的阶段学说替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五阶段模式。他认为各国经济的发展都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其中第二、三、四阶段正是工业化的阶段,它涵盖了工业化的准备、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深入的内容。他的理论在各国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论,尽管在今天他的许多推断都

已被证明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但他将工业化注意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上来，对以后的工业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马克思开始到罗斯托，他们对工业化一般规律的揭示，主要以欧美各国作为对象进行解剖分析，更多地是强调各国工业化的共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曾说过：“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进而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当然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排斥各国工业革命道路的多样性，承认今后工业化在欧洲大陆的发展可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变化，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变革“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②在分析原始资本积累时，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③尽管这样，由于工业化进程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充分展开，马克思不能预先知道后来国家发展的具体细节，不可能对后来国家的特殊性作精确的说明。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曾指责了马克思只局限于英国的分析，他认为自己的模式不仅可以适用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也可以适用于俄国、日本和中国。但事实证明，他除了对英国和美国有深入的了解外，他的模式在解释法国、德国的情况时显得牵强，更不要说解决亚洲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8 页。

同上书，第 11 页。

同上书，第 784 页。

历史学家曾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中，以前理论家们假设的前提条件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发展不充分。工业化各阶段的发展也呈现出特殊性。尤其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不是按照英国的模式进行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生活在一个国际经济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世界里。这一观察反过来使人们重新回顾和更好地理解 19 世纪的历史，认识到英国是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它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它走在工业化的前列，因此它没有竞争对手，在技术和世界贸易中它独执牛耳，其他后来者，有了竞争的压力，但在技术上可以直接采取“拿来主义”，从先进国家中引进。因此它们的前提条件就未必一样。由此人们引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分类，开始强调各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经济史家们首先确定工业化的两种类型，原发型和后进型，同时这种类型又是灵活的，其中各国，如法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这方面格尔申克隆的研究开创了一条十分有意义的途径。

格尔申克隆的理论模式也称为“经济落后模式”，^①是由对 19 世纪的德、意、俄等欧洲较后开展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分析中推导出来的。对于这些后发性的国家，他的着眼点不再放在列举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而是指出工业化的障碍，找出工业化启动必要的替代条件。经济发展的阻力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和经济的分裂，有旧制度强大势力等等。但后进国家有先驱者们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后进的国家就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根据格尔申克隆模式，后进的工业化国家表现出下列的

参 见 [34] 帕特里克·凡尔莱：《工业革命，1760—1870 年》，巴黎 1985 年，第 142 页。

特征：

1.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和邻国的比较越不能忍受，它就越要采取重要的措施去赶超，因此它的工业化过程将越迅速；

2.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就越有选择完美的技术的可能，它可以从外国进口和仿制最先进的机器。它就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它相对老牌工业国就更具竞争实力，因为老牌工业国的机器设备已经陈旧不堪；

3.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的企业规模将越加庞大，因为后进国家采用了最现代的生产组织形式；

4.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为了弥补熟练工人的不足，越加需要用资本替代劳动；

5.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就越具有选择生产资料部门作为工业化启动部门的倾向，从重工业部门入手进行工业化，以期在较快的时间里缩短和先进国家的差距；

6.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是自觉的，通常是在国家的领导下或鼓励下进行的，更具有政治上的动机；

7.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为了填补国内储蓄的缺口，投资银行的作用就越大；

8.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对外国的技术和财政依赖就越强；

9.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越是需要最大限度地提取积累和提高投资率，大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压力也就越大；

10. 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农业对工业化的作用就越小。

当然格尔申克隆的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国家工业化的特殊性问题，但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前提条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度也各不相同，经历的阶段并不一致等问题已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中形成共识。这种对各国工业化特殊性的探索，并不是否定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恰恰相反，这种特殊性的研究是对一般性的补充，有利于更全面更完整地揭示事物

本身的规律。通过对各国特殊性的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搞清在什么时期、什么阶段、什么条件下，工业化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有利于后进国家针对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二 关于法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争论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法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789年，法国以它的革命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全世界，激励了几代人为民主自由的理念去奋斗。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大陆之际，法国的军事力量又使世人瞠目结舌。到19世纪末，巴黎堪称世界文化之都，它是作家们、音乐家们和画家们心目中的“麦加”。然而法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它在工业化方面的进展，却长期受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批评，尽管巴黎的繁华常使声名显赫的权贵们、腰缠万贯的阔佬们、舞文弄墨的文人们流连忘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法国工业化进程缓慢，农业经济的比重居高不下，生产结构陈旧，缺乏采用新技术的热情，经济增长不快等等，法国常被视作工业化不太成功的典型。从这一点出发，史学界充斥着分析法国工业化落后原因的大量论文和论著，人们常常提到的有小块土地的大量存在，工业中中小企业占优势，人口增长缓慢，自然资源贫乏，政局多动荡，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法国人情愿投资国外而少投资国内，长期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从而抑制了竞争精神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建筑在法国经济长期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50年代开始，在整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法国的增长业绩特别骄人。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而超过英国、比利时和美

国，从 50 年代末开始超过了当时的联邦德国^①。从绝对产值来说，法国在 50 年代后赶超了英国。这样的结果，开始促使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对法国工业化进程的评估进行反思。同时战后计量史学的发展给重新评价法国工业化的业绩提供了材料，法国应用经济科学研究所（ISEA）的一批专家们，如让·马克泽乌斯基、J.C. 图坦和马可维奇等通过分析整理建立了法国经济增长的数表。在理论上，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战后经济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影响，通过对后发工业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对工业化模式的惟一性提出了挑战。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修正法国工业化评价的学术倾向。

早在 1976 年，学者 R. 罗尔在《经济史探索》（*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第 13 期上发表了《法国工业化：一种再思考》一文。他以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强调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才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罗尔试图证明，19 世纪法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先进”国家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例如出生率低下正好证明法国的先进性，因为这种现象是以后发达国家必然要出现的。作者认为将某几个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等同于整个国民经济或整个工业经济的倾向是轻率的。这篇文章给人以矫枉过正的感觉，但其中提供的一些论据却十分使人感兴趣。例如他分析了 19 世纪英国和法国互相通商的商品结构，发现法国输往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多于英国输往法国的工业制成品。1978 年，两位英国学者奥伯利安和坎得推出一部厚达 200 多页的专著《1780—1914 年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对英国和法国 19 世纪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不能简单认为法国经济落后，法国在 19 世纪实际上走了一条和英国不同的道路。他们将两国比较的焦点放在

[9] F. 卡龙：《19—20 世纪的法国经济史》，巴黎 1981 年，第 159 页。

劳动生产率上，发现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法国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英国的生产率，法国农业的生产率虽然低于英国，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农民占地少，土地质量差，畜牧业比重低等因素造成的，而不应归因于农民的保守和缺乏开创精神。他们同时还比较了两国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法国比英国约落后 15%—20%，考虑到英国巨大的海外利益，光就国内收入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法国工农业结构以英国的速率和趋势发生变化，也未必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从 80 年代开始，对法国经济传统观点进行修正的言论越来越多。最有意思的是著名经济史家 R. 卡梅伦在 1958 年曾发表一篇论文《1815 至 1914 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和停滞》（载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第 30 期），宣称法国的经济业绩“令人失望”，而到 1983 年，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社会科学历史》杂志（*Social Science History*）第 7 期上发表了《法国经济增长：大幅度的修正》一文，断言：“事实上，法国经济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表现得足够的好。”法国经济“落后”、“停滞”、“缓慢”似乎成了过时的词语。不过，也有一些史学家开始对修正观点的过分之处提出反批评，但已不同于传统对法国一味批评的立场^①。

纵观修正派的观点，首先是集中在对法国长期增长业绩的评价上。简单地把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其他国家的增长率相比，法国确实难于夸口。但在整个 19 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因此将经济增长率按人均计算，则体现出它的优势。同时从长时段经济增长来看，在“终点”上，法国在 20 世纪非常好地加入到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行列，而在 18 世

参见 [45] N.F.R. 克拉夫茨的《1830—1910 年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对证据的反思》载《经济史杂志》，1984 年第 44 期。[48] T. 肯普：《法国经济表现：对一些新观点的审视》，载《欧洲史季刊》，1985 年第 15 期。

纪的“起点”上，法国可与英国并称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因此修正派认为，在法国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特别的恶运降临在法国人的头上，法国的经济增长业绩是值得自豪的。修正派并不否认法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和弱点，但他们强调的是法国的工业化是在克服这些障碍，适应这些弱点的条件下发展的，它的冲力最终战胜了它的惰性，因此面对传统观点过分强调法国经济缺乏活力，修正派则更强调法国工业化的动力以及它的适应性。修正派和传统观点最大的差别在于方法论上，修正派不承认工业化模式的单一性，他们不认为法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但也不认为法国的经济先进于意大利或比利时，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法国经济表面看上去没有英国（在其他的时期，没有德国，没有日本）快，但这正是它的特殊性，最后还是殊途同归，进入发达的工业化社会。

修正派关于各国工业化的特殊性的强调启发了本文的写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修正派的一些不足，首先他们对法国工业化特殊性的认识还是不系统的，还没有将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考虑，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对法国工业化特殊性的原因作出足够的分析，而克服这些缺陷正是本文期望达到的目标。

近十多年来，我国史学越来越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在经济和社会史的研究已不再是被人遗忘的角落了。在法国史的研究方面也是一样，关于法国工业化的研究近几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在一些通史著作中加重了这方面的分量，如沈炼之和楼均信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和张芝联先生主编的《法国通史》较重视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因素，都有专门章节论述法国工业化的进程。其次，在一些研究世界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专著中出现了有关法国工业化的专门研究，如钱乘旦主编的《现代文明的

起源与演进》的第 17 章“法国：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专门分析了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再如王章辉和孙娴主编的《工业社会的勃兴》对包括法国的欧美五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王渊明著《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中专门有一节《法国人口与现代化发展》，对法国人口发展趋势与经济的关系作了探讨。最后，最近几年还有大量的有关法国经济和工业化的专题研究论文出现，深化了对法国工业化的理解，如陈崇武先生和金晓常先生的《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 年第 1 期），对法国近代化的特征作了开拓性的初步总结；楼均信先生的《试论法国的工业近代化》（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3 期），阐明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分期和工业近代化的特点；王家宝先生的《论法国第二帝国现代化的条件》（载《世界历史》，1991 年第 1 期）对一个专门时段的工业化进行了考察；还有许平女士的《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 年第 3 期）和《19 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则在法国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了法国农业的变化；另外，计翔翔先生的《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载《世界历史》，1992 年第 5 期）、关勋夏先生的《近代法国农业落后于英国的原因》（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王家宝先生的《近代法国人口量变轨迹与原因》（载《世界历史》，1994 年第 5 期）和汪建丰先生的《略论 1830—1870 年法国铁路建设》（载《史学月刊》，1991 年第 2 期）等都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法国工业化的内容。

在众多的史学著述中，许多观点已经突破传统的窠臼，颇有新意。譬如，在《法国通史简编》中在我国第一次提到“法国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明显的飞跃的阶段，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将农业与工业的同步发展作为正面

的论点加以说明^①。陈崇武先生和金晓常先生在《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中，肯定法国中小企业的部分积极作用，认为“这种小企业的存在也可以弥补大生产的许多不足”。同时对法国农业和轻工业比重较大，也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承认“它对法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有一定作用的”^②。楼均信先生在《试论法国的工业近代化》一文中对法国工业化的阶段分析，政府对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视，法国的技术引进，都自成一说。钱乘旦主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一书中，将法国工业化概括为“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是很有意思的，尽管后来对“没有工业革命”这一特征作了消极的评价。这本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注重了政治文化因素对法国工业化的影响。王渊明先生在《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一书中，尽管是在肯定法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前提下考察人口问题，但他对人口缓慢增长对法国经济的消极影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19世纪法国经济发展的缓慢主要症结在于城乡小生产经营的落后性。如果说此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那么人口增长缓慢的根源仍在城乡小生产，更何况，法国人口的低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③此外，如王家宝在《论法国第二帝国现代化的条件》中对法国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的阐述也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在总体上看，我国关于法国工业化的研究还没有根本突破传统的框架，法国工业化“落后”、“迟缓”、“水平低”的观点还没有遭到挑战，有些新观点只

沈炼之主编、楼均信副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259、260 页。

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

王渊明著：《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99—200 页。

是一种微调，最后总是淹没在传统的总结论之中，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反响。法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已得到不少的概括，但这种特殊性往往还是以消极的形象出现的，似乎“落后”、“缓慢”、“水平低”就是法国特殊性的表现。这和世界研究的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作一点探讨的尝试，更加系统和准确地勾勒出法国工业化的特殊道路，充分肯定它的合理性。

三 本文的组织

本文不是简单地论述法国工业化的过程，而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法国工业化的特殊性上，试图说明，不能将法国的工业化和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化作简单类比，而将法国看作工业化失败的典型。同时通过法国工业化道路特殊性的分析，也可促进对工业化理论的再思考，如银行和工业化，农业发展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工业化发展中的人口因素，国内外市场的偏重对经济的影响，中小企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诸方面的关系都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在探讨法国的特殊性过程中，同时着眼于深入分析形成这种特殊性的部分原因。作者力争吸收近几年来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扬弃过时的观点，纠正传统观点的片面性，调整视角，力求全面公正地评价法国工业化的道路，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业化研究上取得突破和进展。

法国工业化的起迄时间，尚无定论。但 19 世纪无疑是法国工业化进程蓬勃发展的时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时期。本文以这段历史时期为考察对象，为了所阐述的经济过程的完整性，这里所指的 19 世纪，一般是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历史阶段，相当于法国的“近代”概念。

本文的第 1 章论述法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的重要指标，也是工业化希冀达到的目标之一。工业化说到底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增强国力，改进国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经济增长的快慢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是否成功的关键。作者在本章中通过法国 19 世纪增长业绩、增长周期、增长与危机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对法国的经济增长业绩作出重新评估，表明法国的经济增长业绩从长时段上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当，所以不能认为法国经济发展迟缓，增长的渐进模式正是法国工业化的特征。

法国工业化的特殊性是由它各个经济因素发育的特殊性决定的，是各个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互相作用时是互为因果的，有时要确定哪个决定哪个，就如同要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纠缠不清的问题一样的困难，因此本文在探讨法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原因时，不是简单地按逻辑顺序进行简单的罗列，而是在对各个经济因素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排列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立体地呈现出法国工业化的全貌，从而揭示它特殊性的原因。因此，从第 2 章至第 9 章分篇对法国经济的构成要素进行深入解剖。

第 2 章分析的是法国的工业结构，对法国的产业布局和企业结构进行重新思考。法国的产业布局和企业结构是法国工业化最具特殊性的方面，文章一改传统强调法国小企业占优势的提法，认为法国的企业结构是多元的，应该称大中小企业并存，何种类型的企业占优势依行业不同而定，它是和法国的产业布局相适应的，这种多元结构有它的合理性。

第 3 章探讨法国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特殊关系，法国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它的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并且很难看出曾经出现过农业革命，所以法国的工业化不仅是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而且是没有“农业革命”的工业化。但法国

的工业化表现出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发展，农业的渐进方式既是工业发展渐进方式的反映，也是工业渐进的原因。这种平衡发展，使法国避免了英国城乡的急剧变化给农民和工人带来的贫困和痛苦，使工业化走了一条更为人道的道路。

第 4 章着眼于研究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特征，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海外贸易受到重创，所以它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法国又没有像美国那样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那么法国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又是法国工业化特殊性的一个方面。法国的市场特征是适应法国国情的结果，同时对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如产品布局的选择，企业结构的选择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贵的是法国克服了市场方面的不利因素，以自身的需求推动了生产。

第 5 章分析法国银行与工业化的关系。法国所谓的金融业优先发展是个很模糊的提法，是优先于工商业，还是优先于其他国家？其实法国的金融业发展是较为陈旧和落后的，表现在较长时期不能适应工业投资的需要，金融手段也较陈旧。那么这种银行的古典形态对法国的工业化又有什么影响，法国工业是如何解决它的资金问题的，这种解决方式对工业化本身又具有何种影响，作者在这一章中将有所交代。

第 6 章和第 7 章涉及法国工业化过程中常被人批评为发展滞后的经济因素——交通和科技。这两个因素在一般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它们是不是真的落后，还是法国特殊性的表现？什么因素制约着它们的发展？法国是如何适应本国的国情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这是这两章希望回答的问题。

第 8 章评价国家政府在法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一般认为，在早期工业化的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小，因此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不大。但法国作为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却采取一

种十分介入的态度。这种政府的干预作用曾在很长时间内遭到批评。作者将在这一章对法国政府介入的原因，介入机制和它对工业化的作用作深入的探讨和重新评价。

第 9 章有关工业化背景的人口问题。19 世纪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常常被列举为法国经济缓慢增长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在前面数章中对法国经济增长的业绩作出了新的评价。那么，人口缓慢增长对法国经济发展来说，到底是障碍，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本章中，作者将证明在法国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远比我们估计的要小，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定要联系经济的其他因素，如生产格局和生产规模、交通条件等和联系社会文化因素，如收入的分配、劳动力的素质、人口流动等来考察才有意义。

本文的酝酿时间较长，早在 1991 年赴法留学之际，在我的老师沈炼之教授和楼均信教授的建议下，选择了法国工业化作为自己在法国的研究课题。在法国，师从法国巴黎一大教授雅克·马塞，并选听了普莱西、凡尔莱等著名教授讲授的课程，获益匪浅。在法国期间还搜集这方面的一些专著和论文作了材料上的准备。由于对法国工业化的传统评估在中国学者中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定论，对它的修正必然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所以作者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更有说服力，作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又得到陈崇武教授的精心指导，终于不揣浅陋，将多年磨练但尚不尽善尽美的产品和盘托出，求教于专家。